

文化周刊

文化 周刊

2022年3月4日 星期五 主编 连国秀 责编 李琳红 校对 黄延

小春天

□ 陈于晓

这是小处的春天,小模样的春天,总是那么让人惊奇。比如,偌大的荡漾,不过是一朵涟漪。春天的事物,往往是属于荡漾的,而所有的荡漾,无非是一朵涟漪,或者是涟漪般的形态。读取一朵涟漪,不需要江河湖泊,有时,仅仅一只小池子,甚至一汪水就够了。这朵涟漪,可能是被乍起的风,吹皱的,也可能是水,在不经意之间被什么晃动了一下。那涟漪,轻轻漾开,又缓缓消散。总之,平静只是暂时的,流水终究是个动词。

柳枝也是个动词。拂着水的柳枝,要么被风吹动,要么被流水带动。柳枝总是这么婀娜着,舞姿如此曼妙。鸟儿点春水的时候,往往只是轻轻掠过,而柳枝点春水,却是一点再点。春水挺好看,嫩得可以掐出水来。这话儿其实不对,春水原本就是水,掐不掐,都是一弯柔水。春水活泼、青绿,时常咣当着,人说春水如酒,也许春水原本就是酒,倘若酒能酿成春水这般的质地,也许不用尝,看着就醉了。

春光就是这般地惹人醉,我是说这些小春光。比如,此刻,柳枝像温软的小手,把一朵朵涟漪,采撷成了一枚枚芽。我喜欢把这些芽,叫做“萌”,芽们欲绽未绽,或者绽开的样子,都像极了涟漪。在芽们绽放之时,你若细听,是有声的。比如,“扑”地,就开成了一朵烟雨。春风若是看得见,春风也该是涟漪的样子。但在早春,春风是料峭的,在我的感觉上,料峭更像一朵浪花,而不是涟漪。我记得樱花开时,就像极了一枝一枝的涟漪,在层层叠叠地漾着。那樱花的涟漪是缤纷的,开也缤纷,落也缤纷,或者说开是一种“愁”,落是一种“疼”,当然这种“愁”与“疼”,都是那么微小,像小春天的小心情。

也许只有带着暖洋洋了,春风吹拂在脸上,才会像涟漪般地轻漾着。此时的春风,也许已经吹拂在桃花上了,桃花们笑着春风,春风或者也笑着桃花。一朵涟漪漾在她的脸上,就像一朵微笑,这微笑很倾城。也许春天的日子,就是由一枚枚小快乐组成的。孩子们手里牵着的风筝,在春天叫荡漾。一只风筝只能扯动一小片的春天,如同一朵白云只能打湿一小片的天空。放风筝的孩子们是快乐的,孩子们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每个孩子,此刻都在经营着自己内心中那片小小的春天。

在小春天中,游动着都叫小轻盈。这些小轻盈,也许是小草制造的,一朵一朵的绿浪,以及不经意间,所夹杂着的一两朵小野花,都是那么轻盈。在

春天的百花园里,小野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其实不光是小野花,在春天的花的集体中,每一朵花,都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但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花朵,一朵又一朵的轻盈,似乎让春天变得沉甸甸起来。但在春天,沉甸甸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轻盈。

春天的日子,仿佛因着轻盈而变得很薄,一不小心就会被触破,掉出许多的雨滴来。在雨夜,我喜欢在小处听雨,比如,守着一盏灯火,一边读书,一边看雨。此刻,我所看见的只是一帘的雨,或者细细密密的,偶尔也会淅淅沥沥落上一阵。夜深人静时,有时也能从雨声中,听见一些晚归的脚步声。夜已经睡了,灯还醒着,雨还醒着,我还在字里行间恍惚着。

不落雨的晚上,草丛中或者花朵上,溢满了虫啼,或者落雨的晚上,也是有虫啼在的,只不过被雨声覆盖了。虫声新透绿窗纱,虫声是新的,窗纱也许是旧的。记得早年住在乡间,这样的感觉更亲切一些。这些夜色中的吟唱,让乡间变得愈加空灵起来,充满了缥缈的韵味。其实,风声,雨声,虫声,脚步声,包括春夜里那些轻轻的鼾声,都是可以叫做天籁的。

鸟鸣是一种嘹亮的天籁,春天的鸟儿,起得特别地早。几乎每天,我都是被鸟鸣唤醒的。鸟们在我的窗外,说着一小片的春天。我要是能够听懂鸟语,我也许就可以探得春天的许多小秘密了。平日里常常隐在叶底的黄鹂,在春天,也喜欢在浅处,一声一声地啼叫,黄鹂的嗓子好,很快就让人听得心旷神怡。在春天,万物都喜欢来到季节的封面上,亮出各自的风采。只有那些古镇古村落,喜欢在某一本书线装书的封底安静着。

抵达这些早已褪色成水墨的画卷,常常需要穿过青石板。一把油纸伞,仿佛还是旧年的,还常常在小巷的深处,悠悠晃动着,在巷子中,小春天保持着窄窄的模样。只是雨落或者不落,深巷早已没人叫卖杏花了。出小巷,旧模样的石拱桥,仿佛岁月不曾走过,古色古香的美人靠,以及老屋檐下的红灯笼,时不时地,还会带给我,关于春天的另一种想象。一叶鸟篷,载着一小片水墨的小春天,在欸乃声中,慢慢远去,现出的是一小片青绿的春天。

在春日磅礴的叙事之中,我总是喜欢行走或者安静在一些小春天里。这些小春天,像一些小画卷,有的清新,有的氤氲,但都会让我的内心踏实下来,在这些小春天里,我听到了大地最真真切切的呼吸。

春日野径

□ 金漪

很久没有来过这里了。

这是一条长长的泥路,向北一直通往流过的江水,左右就是村子里的人们口中所说的“围”区了吧。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个“围”字,大抵是“圩”区?只知道这里春季是一片金黄的油菜花,夏秋则是一域雪白的棉花了。

多年前,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到小路上,是兴致盎然的看风景也好,还是漫无目的地踱着也好,反正就这样地来了。那时候的心绪是怎样的,已然忘怀了,记忆中只有一些印象,一些如乱麻般的绪就在那一片广阔中,在远处吹来的风中散逝了。

那年我二十二岁,这条小路竟然让我发现自己二十二年来从来没有真正地去关心过生命,这让我很诧异,也顿悟。

自认为不是那种虚度光阴的人,却在这些微不足道中让自己有一种挫败感:我的光阴在自己的错误认知中流逝了。

似乎很少留心路边的草,原来草除了有着共同的绿外,各自还另有一番风景。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世界上还有长着三颗心的草,莫名的有一种感动,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三颗心叶,生怕弄伤了他,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三叶草,如果有人足够幸运的话,能遇到四片心形叶子的,那就是幸运草了。珍藏于书,期寄着向远方的亲人带去幸运;那一年,我第一次发现世界上还有长着如手掌般的草,充满着希望的姿势,一只手向左,一只手向右,那么的同一,是连理枝么?珍藏于书,期冀着那驿动不安的心灵能够得到安慰。

似乎很少留心这世间的红颜,原来桃花除了粉红之外,满茎的红与绿搭配得是如此的和諧却不艳俗,如此的令人心动;原来风雨之后,桃颜凋零,朵朵恰似离人泪,心醉而凄然。原来不起眼的草儿中间也开满了点点星花,蓝蓝的,恰如夜空中的繁星,只不过这夜是绿色的,这星发出的是深邃的蓝光,浩瀚的星空就在脚边的这一抹绿中,这里就有着遥远的安慰么?

似乎很少留心这世间的水,我安静地看过他的清么?安静地听过他的声么?安静地和水中的生灵谈谈心么?水那么清,看得心也清了。水无意中潺潺流走,也慢慢流走了心中的块垒。水中的生灵那么活泛,那么自然,谈谈心,心活了,也安静了。

也许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不是一个心灵沉静的人吧:人不应该碌碌无为,虚度光阴。我却以为,也许有为并不是一个避免虚度光阴的最好方式。

沉下你的心来,欣赏大自然中那小小草,片片花,聆听世间的丝丝风,滴滴水,那里就会有光阴的故事,就会有生活的真谛,就会有生命的感动,那里也会有进取的真正动力。他们就在你的脚边,你俯下身去看看……

今时我又来到这里,初春时节,我依旧带回了那连心的三叶草,那连理的手掌叶,珍藏于书页之中。虽然我仍然无缘遇见那四叶的幸运草。

眼睛,要么啪嗒一下掉落,转眼就不见了。
烫的喻义。这雨滴,要么汪在绿叶上,像一只小
喜,其实雨滴是凉的,因为带着水雾,也便有了滚
一滴雨落到一枚绿叶上,如同一粒滚烫的欣